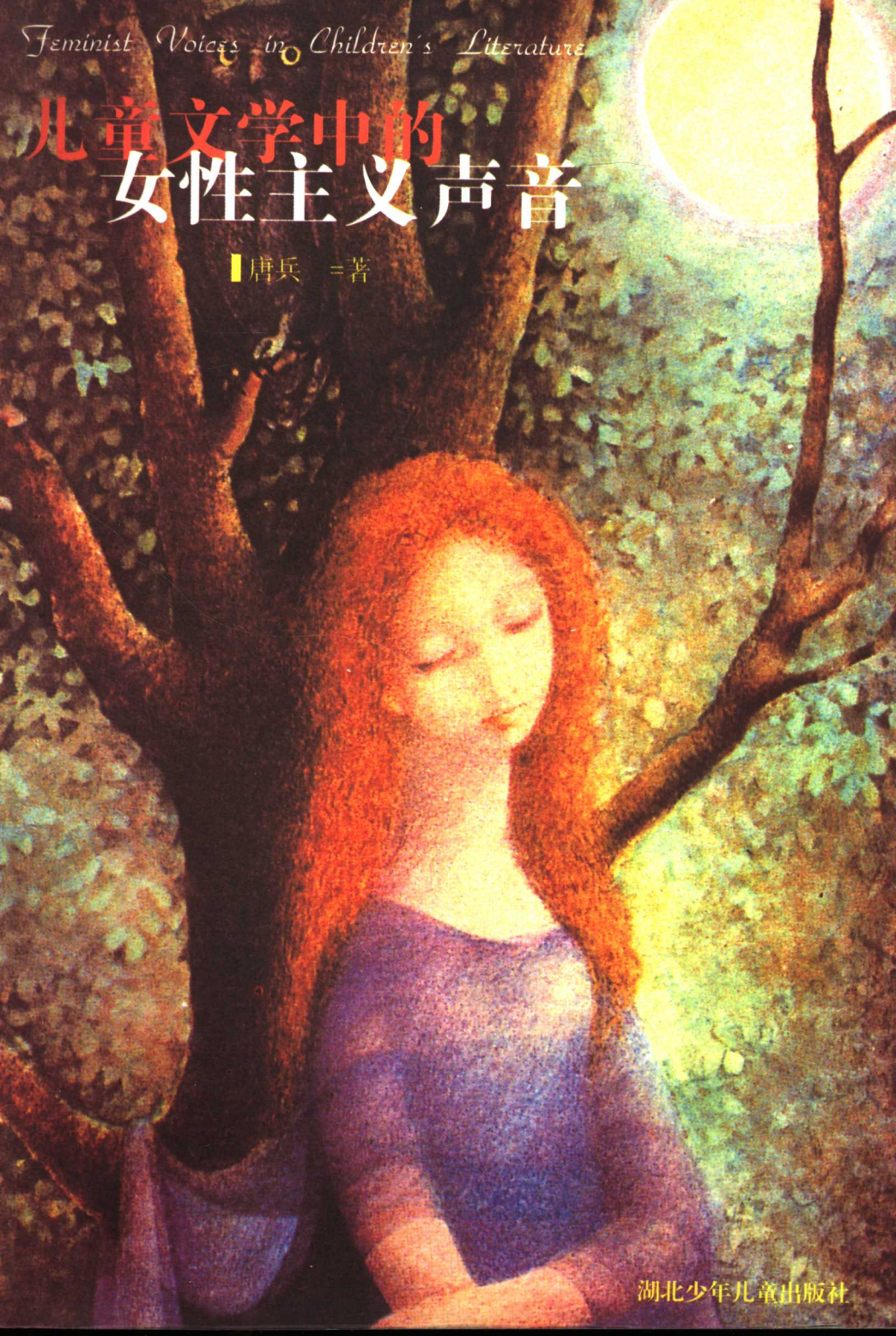


Feminist Voice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儿童文学中的 女性主义声音

■ 唐兵 著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Feminist Voice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儿童文学中的
女性主义声音



■ 唐兵 著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童文学中的女性主义声音/唐兵著. - 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3

(儿童文学新论丛书)

ISBN 7 - 5353 - 2629 - 3

I. 儿… II. 唐… III. 儿童文学: - 文学研究: 对比研究 - 中国、外国 IV. I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0309 号

书 名	儿童文学中的女性主义声音				
©	唐 兵 著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bcp.com.cn	电子邮件	hbcp@public.wh.hb.cn		
承 印 厂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数	5,000	印 张	5.125	字数	123 千字
印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 1230 毫米			开本	32 开
书 号	ISBN 7 - 5353 - 2629 - 3/I·575			定价	1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致言理论

梅子

浪漫主义第一套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很耀眼地出版了“儿童文学新论丛书”,那里面的一些闪烁的灵感和系统思想,成为后来儿童文学发展的反反复复的借助和引用。参与了那一套书的写作者们,在此以前,还不是个个都已经成熟,可在那之后,纷纷当上教授,每说一些什么话,就会在儿童文学的长廊间产生回响。说“儿童文学新论丛书”培育了他们,也提携了他们,这是没有错的。以新时期的中国儿

童文学来说,“儿童文学新论丛书”的确是理论中的“第一套”,这一套书的当年的主编陈深先生,早就已经退休,可是我想告诉他,他当年体现了魄力和理论建设决心的这“第一套”书,会很久远地站立在儿童文学的书架上,站立在儿童文学史里。这是不会有任何疑义的。我们这些参与了当年写作的现在的教授们,也都在心里经常想念他,怀着当时的学生般的心情,同时想念和这套书有关的所有编辑们。

我们也想念那时的蓬蓬勃勃的理论热情。只要是儿童文学的场面,它就在线(online),各种年纪的儿童文学写作者,谁也难以踱步其外,理论在那时真不显得灰色,而是鲜艳和飘扬的旗帜。那时的出版社浪漫地召开着笔会,理论家和作家坐火车乘飞机意气风发地抵达集合点,它们是在贵州或者江西,在神农架或者是长江的游轮上,大家都发言,很冲动的神情,新的灵感和传统的认识不容易一致,可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回声。

那的确是些诗意和天真的日子,是儿童文学的浪漫主义时期。

璀璨的想像

所谓理论是灰色的,是指它毕竟比不过生活的活跃和多变,文学的创作文本也是时常地会以预料之外的面貌令其吃惊和兴奋。可是理论又怎么就是灰色的呢?当它让迷沌的局面变得清楚,当它使颠倒的恢复常态,当它让早在别处是明了的事情能够在此处也明了,当它使

经验主义者看见境界知道需要另辟蹊径,从而明亮的道路就此走了出来……这时的理论,我们是不是想说它真是一盏灯,是一个太阳?理论的意义、理论的魅力在任何领域和无数多的时间里,都是让我们人类、让我们作为某一个领域的劳动和活动尝尽了的,所以,无论我们听见多少“作家看不起理论家”的言语,作家在本质上却是期待和崇敬真正有着灯的亮光和太阳的灿烂的理论的,期待这样的阅读和心头明白。

问题是要能养育出那亮光和灿烂。

这需要智慧,需要对文学、对儿童文学的极其深入的认识,需要人格,也需要阐述时的语言魅力……需要的东西可能远远、远远超出我们所具备的,所以一般来说,当我们称呼一个人为“理论家”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应该比称呼一个人为“作家”要更加小心翼翼一些。

中国的儿童文学需要再增加几位、十几位……这样的理论家。

这个希望是应该寄托在有理论热情和理想的年轻一些的研究者们的身上,寄托在如今正在学习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们身上的。他们诞生和成长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和儿童文学时期,思想和方法都是可以自由的,专业的素养可以更合理地形成,只要如饥似渴,几乎可以和世界同步阅读,而不必要只言称安徒生。现代的儿童文学是一片星空,以璀璨描绘之是合适的,对儿童的适合其实也早超过了19世纪和19世纪以前的一些经典。站在这窗口前,往天空看去,往田野看去,灵感都容易叠起和纵横,我们现在是真具备了可以像那个男孩骑上了鹅

往空中飞去然后辽阔俯瞰的条件的,而在这世界的景象之前,无论是创作还是研究,若不也是景象宏大和璀璨的,那实在是太没有出息了。

我不知道年轻的硕士、博士和研究者们,是不是看见了这种寄托,是不是有宏大、璀璨的飞翔计划。事情自然还是任重道远。

多少灵感在前面

我刚才说到灵感的叠起和纵横。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很共同的感觉就是疑惑儿童文学的研究还能说些什么?就像很多的儿童文学作家,如今再写怎样的故事?都有着举步维艰、难出胡同的心烦。我们出版了一本叫做《中国儿童文学五人谈》的书,很重要的热情就是想交流一下这种疑惑,试着让理论的单调和麻木被抚摸了能稍许地机警和活跃起来。我们讨论图画书、讨论故事性、讨论幽默感、讨论诗意……是为了提示理论的视野和趣味除了“宏观”“泛论”的层面,还可以选择“具体”和“细节”,选择“技术”的琢磨和分析。比如说“故事”,它在童话和小说里的位置是可以用“生命”这类的词来重视的,但是至今为止,我没有读到一本系统研究的书。描述它在儿童文学里的构成,吸引怎么造成,首先是故事本身的价值如何判断,讲述的进行方式,又怎么如同经典的儿童文学里,人物是站立在事情中的,而不是在起伏的情节之间成为模糊的印象。“有趣”是儿童文学可能存在的理由,可是“有趣”究竟是一个怎样

的概念?除了“笑”的反应,那么“紧张”是不是?合理的“刺激”和“恐怖”是不是?《小淘气尼古拉》里的有趣是来自那一群奔来跑去的孩子的生命;《埃米尔擒贼记》的有趣是来自那故事,和一次机灵的同心协力的过程;《时代广场的蟋蟀》的有趣是因为塔克老鼠亨利猫柴斯特蟋蟀首先都充分地是“它们自己”,是原本的一个动物和昆虫,然后才是和人类世界的融会,和人类情感的融会;《女巫》其实是一个悲哀的故事,但是有趣贯穿了它的开始与末了。在姥姥 86 岁的悠悠雪茄的香味和烟雾之中,小读者是微微笑着接受外孙被变成了小耗子的事实,成年人则是微微笑着体会内里的提醒,看清自己身上也有的女巫面貌和气息。儿童小说的探讨好像是很不少的,而其实那基本都是在讲解着青少年小说。我们有没有诺索夫那一类的小说大师呢?而那样一种儿童小说则需要怎样的叙事艺术?还比如像想像力的研究。我以为中国的童话家是急于从这样的研究里获得惊奇和撼动的。童话最忌讳的是明明并不属于一种想像,可是所谓的故事却已经开始。很多年前的格林童话里,香肠被搭配在小鸟和老鼠的群体里,担当做汤的家务,每当汤快要好的时候,它便往里一跳,从这头窜到那头,就算加过了油,汤煮好了,这实在是和生活接近得让你都没法去顾及的天才想像。那个灰驴子和狗、猫、鸡的智慧组合,也是一个想像力的经典例子。我佩服这个故事怎么会在一头驴子在生活遭到变故的时候,冷不丁地就想到了去当音乐家,而驴子的声音难道是悦耳的吗?最后又是以奇怪的声音和造型把强盗吓得逃之夭夭,多

少有些让自己当了一回途中的“强盗”。五十多年前的玛丽·诺顿看见了地板下的小人，一百多年前的乔治·麦克唐纳看见了北风的形象，走入北风背后的世界，坐到北风的家门口，这都是把想像力的境界表现得淋漓尽致了的。

还有儿童文学的语言学。这好像根本就没有开始。我们在故事里写着自己陶醉的句子，写出连字典都不容易查的字，那么一个原本是给儿童的书，是不是就一定会得出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开头的那个局面？爱丽丝之所以会梦中见到兔子，跑进洞里去了，实在是因为姐姐手中的那本书没有劲。

儿童文学的一切，都是要让儿童文学变得非常有劲。

谢谢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为了儿童文学，又让那浪漫的第一套有了延续。

【梅子涵】

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儿童文学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引言 / 1

A 篇 源起 / 9

- 1 同行于历史深处 / 12
- 2 妇女与儿童的发现 / 16
- 3 女性写作和儿童文学 / 20

B 篇 声音 / 25

- 1 闺阁中的女孩——从陈衡哲到冰心、凌叔华的作品 / 27
- 2 家族以外的人——看萧红的作品 / 41
- 3 “假小子”与“小大人”——读刘真和杲向真的小说 / 52
- 4 青春之旗——析程玮、陈丹燕、秦文君作品中的少女形象 / 65
- 5 性意识的觉醒——读殷健灵的《纸人》 / 94

C 篇 关系 / 115

D 篇 叙述 / 131

权威 / 136

视点 / 143

后记 / 154



儿童文学中的女性主义声音

引言



在我进入儿童文学批评领域之初，我的目光就不自觉地投向了女性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她们对儿童生活的描摹和对儿童心灵的抒写深深吸引着我。作为女性，我总是在这些作品里寻找共鸣，寻找能唤起激情和感动的东西，那种女性的生命经验，那种仿佛先天的敏感、自省，那种仅仅属于女性的身体与情感的语言，常常勾起我内心的波澜和对自己生活的回忆。在我和她们之间显然存在着一条纽带：女性对女性的相知相惜，女性对女性的本能卫护。

当然文本的丰富是吸引我的先在条件，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女性的“缺席”和“缄默”就已成历史陈迹，随着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发端以及它后来时而勇往直前时而犹疑徘徊地行进，女性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也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不同时代，留下了或清晰或朦胧的足迹。特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的群体涌现和富于个性的表达更成为儿童文学视阈中不可忽视的部分。这些文本不断地量上的累积和质上的扩容都给阐释者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的兴趣在于引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来考察这一性别群体的创作，考察它们在不同“时态”中的演进轨迹，在不同“时态”下的审美倾向。

理论上的启发则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一个是儿童文学本身的理论。西方女权主义近年来颇

为引人注目,它在文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等领域里的运用,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从妇女的角度看问题,世界的面貌会大不相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女权主义理论著作《第二性》,这部1949年出版的书在80年代的中国一经出现,就在中国女性文化与女性文学研究者中卷起了一股对女性生存状态进行整体反思的旋风。以波伏娃为代表的妇女学研究认为,女性作为第二性,不是天生的,是后天的社会规范出来的。这一理论无疑给正处于思想解放大环境中的中国女性文化和女性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世界的方法和角度,中国现当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在20世纪80年代后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但大部分的批评实践都发生在成人文学领域,这不得不涉及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区别。可以说,成人文学的创作主体和表现对象是统一的,女性作家书写的就是她们自个儿的生活和命运,主体意识能最直接地反映在创作中。而儿童文学的创作主体和表现对象是分立的,一面是成人,一面是儿童,仿佛人生的两极。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往往还为了建构起独立的儿童王国而有意识地划清儿童与成人的界限,强调儿童自身的价值观、生命需求和审美意识。的确,儿童文学有其本身的特殊性和质的规定性,这在前辈学者为其主体建构所做的艰苦卓越的努力中就可看到,因此,成人的那套体系并不能简单地移植。我要做的是寻找一个结合点,女性主义与儿童文学之间的结合点,也就是如何运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来具体分析儿童文学的文本,它的方式和方法是怎样的。近来,对美国儿童文学批评家罗伯塔·塞林格·特瑞兹(Roberta Seelinger Trites)的《惊醒睡美人——儿童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声音》(*Waking Sleeping Beauty, Feminist Voices in Children's Novels*, 1997 by the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和英国儿童文学研究者谢利·福斯特和朱迪·西蒙斯(Foster, Shirley & Judy Simons)的《凯蒂读到了什么——从女性主义角度重读女孩故事中的经典》

(*What Katy Read, Feminist Re-readings of "Classic" Stories For Girls*, 1995 by Macmillan in London) 的阅读给了我很大帮助,特别是前者开辟了一条从女性主义进入儿童文学文本的道路,她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汲取和理解均占位在儿童文学。特瑞兹认为女权运动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他本身的价值,不管他的性别、种族、阶级和宗教是什么,有多大区别。女权运动的目的在于支持妇女的选择,当然也同时鼓励和促进社会其他方面对她们选择的尊重。儿童和妇女一样处于弱势的地位,在历史上女性从物体、客体、非主体走向主体的过程,儿童也经历着,因此他们和妇女一样希望得到支持、认可和尊重,特别是当他们正处于成长的阶段,正处于形成对自我和外界认识的阶段,正处于开始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人生的阶段。用女权主义来衡量儿童文学,最简单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看儿童文学表现的主体——“儿童”,他们的意志有没有受到压抑,有没有获得完全的解放和尊重,在对象化的过程中主体有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声音并自觉地把它们释放出来。这里,性别本身不是问题,不应该成为儿童特别是女孩子发展的障碍。在她的批评中,“主体性”(subjectivity)是一个重要概念,它的建构树立在对过去传统的女性角色的超越中。海勒纳·西苏(Helene Cixous),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用“美杜莎的笑声”来形容女性(女孩)对既有社会秩序的颠覆性胜利:“她”不再是一个“好女孩”,那种社会和父母规范与期望中的“好女孩”,“她”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但“她”的觉醒不是靠男子而是靠自己的发现。这与经典的“睡美人”形象截然不同,经典的睡美人总在被动地等待着王子的到来和王子的吻,她的惊醒和复活都是王子(男子)赋予的。女性主义对儿童文学最大的贡献正在于它挖掘出了女性形象自身所拥有的力量和声音,它们使她变得强大、无畏、独立、自信。这使我想起我国的儿童文学理论家朱自强一直倡导的“解放儿童的文学”,它们有异

曲同工之妙,都是对儿童自身的解放,只不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达到目的的方式是从性别角度凸现女性角色受压迫的社会历史根源,在文本中寻找女性角色通过自身获得解放的力量和途径。

这里已经到了必须对一些重要概念进行廓清的时候,首先是“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其实它们是一个英语单词 feminism 在中国的两种译法,各有侧重又各有局限,女权主义太求政治色彩,女性主义则性别意味过浓,无法传达“Feminism”在发展中日益加重的政治涵义。“实际上,‘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在译法上出现的分歧,体现的正是女性主义在批评策略上的‘性别/政治’的双重设置。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性主义就是一种以性别为‘形构’(formation)的政治话语。”^①鉴于“女性主义”眼下已成为与国际接轨的通用术语,所以行文中我将更多地采用它,只有在着重强调妇女运动的政治色彩时才使用“女权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这种想有所偏重又想有所平衡的啰嗦提法。其次要界定的概念是“性别”,它是支撑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石。“性别”有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之分,前者是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讲的,后者则偏重于影响性别发展的非生物学因素,尤其强调社会对性别的建构过程,波伏娃“第二性”的主张和其他女性主义理论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体系的。本书的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当然也决定了它的“性别”所指的是“社会性别”。

最后要说明的是研究对象,我所选取的都是中国现当代女性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主要为叙事性较强的小说),这并不意味着男性儿童文学文本就不能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范畴,只是因为我的阅读积累和关注倾向所致,同时我也希望将批评的

① 王侃:《诗与思的维度——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丛》,第4页,作家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范围缩到尽可能小的程度以便进行细致地分析。当然,男性作家的作品不仅应该是而且毫无疑问就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对象,它标示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阈的宽度,也符合在终极意义上的“双性和谐”的文化要求,因此我在部分章节会拣选个别男性作家的文本作为比较和参照,从而找出女性写作的某些特征。

重读文本,在深刻的体认、细致的分析、翔实的材料中呈现女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这是我追求的目标。本书分为 ABCD 四篇:

A. 梳理出女性与儿童共同的历史文化际遇以及女性与儿童文学书写的关系,这是本书的基础。

B. 历时态描绘儿童文学中的女孩形象链,描绘她们从自在走向自觉的主体生成过程,并复制或重构这个过程背后的历史情境与时代意识形态内容。

C. 任何人都不是独立的存在,本篇考察儿童文学中的女性角色在群体中的位置,特别是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和纽带,譬如姊妹情谊(sisterhood),倾听的是女性在群体中发出的声音。

D.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建设活动之一,就是从女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有别于男性作家的写作特征。本篇讨论的是性别对于儿童文学叙事文本的作用。性别视角一旦凸现,必然会强调女性作为创作主体的经验的重要性及其在创作中的投射、渗透和预设作用,这个作用不仅会发生在内容上,也会发生在文本的形式上,譬如叙述权威、叙述视点等。

记得汤锐说过,理论也是一种创作,它是作者心性的一种表达,理论也需要激情。我希望我的写作也能够表达出自己的心性,也能够时时充满了激情,并且能把我属于个人的、属于女性的经验和感受融会进去,这是我对自己的祝福。